

人生啟示錄

詩篇39篇

2023/9/2 週六 6:30pm RaleighCCC Retreat

講員：張麟至 牧師

39.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耶杜頓。)

我曾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頭犯罪；

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要用嚼環勒住我的口。

39.2 我默然無聲，

連好話也不出口，

我的愁苦就發動了。

39.3 我的心在我裡面發熱，

我默想的時候，火就燒起，

我使用舌頭說話。

39.4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
我的壽數幾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

39.5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
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真是全然虛幻。(細拉)

39.6 世人行動實係幻影，
他們忙亂，真是枉然；
積蓄財寶，不知將來有誰收取。

39.7 主啊，如今我等甚麼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39.8 求你救我脫離一切的過犯，
不要使我受愚頑人的羞辱。

39.9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
我就默然不語。

39.10 求你把你的責罰從我身上免去；
因你手的責打，我便消滅。

39.11 你斥責人的罪惡、懲罰他的時候，
叫他的心愛消滅，如被蟲所咬。
世人真是虛幻！（細拉）

39.12 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
留心聽我的呼求！
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無聲！
因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

39.13 求你寬容我，
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

走在詩篇世界

唐天寶年間，李白路過徽南，汪倫請李白過訪。當李白離開時，忽然聽到歌聲，原來是村民在岸上踏步唱歌送行。李白十分感動，當即寫下了一首詩送給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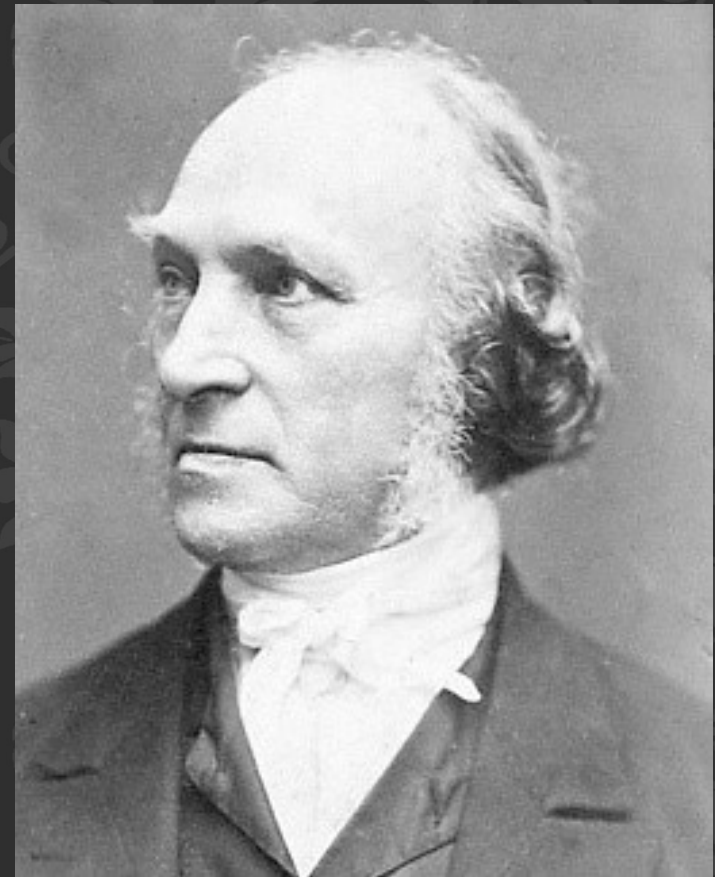
踏歌是唐代一般人的踩著拍子，載歌載舞。你羨慕活在唐詩的境界嗎？連老百姓都能隨時朗朗上口帶動唱。

馬遠 踏歌圖



詩篇學者Heinrich Ewald曾說，本篇詩是哀歌中最優美的。個人哀歌，雖然在表面上讀不到讚美的句子，(哀歌多帶有讚美，)但那顆讚美之心的脈動、可以感受得到。詩人帶著順服的心說出，「主啊，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39.7)

Heinrich Ewald (1803~75) 1874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39.9) 這不就是人歸信了以後，在神面前所能獻上最高的讚美嗎？這首詩篇的優美，盡在詩人心中展現人性向著神的柔軟與順服。

Portrait of Abraham Grapheus as Job
by Jacob Jordaens c. 1620
at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受苦默然不語

受苦是人類最普遍的經驗，受苦時會怎樣反應？

- (1)怨天尤人，這是約伯的典型反應；
- (2)憤世嫉俗，這是亞薩(詩73)的典型反應，他幾乎成了聖經中的「屈原」；
- (3)自怨自艾，可拉後裔詩人(詩42)的典型反應。

這三種反應，大衛在這裏都沾上一些，然而他因著主恩，有了突破，猶如破除人生苦難之繭而出，太不容易了，太精采了。你我讀了，吟詠再三，能不共鳴，共頌主恩嗎？

David by Michelangelo 1501~1504
at Galleria dell'Accademia, Florence



這首詩在詩歌書裏有如一顆奇特的鑽石，把約伯記的受苦、傳道書的虛空、詩篇的順服、箴言的智慧、雅歌的愛戀，合一爐而冶之。難怪它所照射出來的光輝，有天路歷程上所有的色彩。



Willem A. VanGemeren (1943~)的分段最能突顯詩人的兩種「默然不語」(39.2, 9)：

- A. 在主前的默然(39.1-3)
- B. 祈求神光照(39.4-6)
- C. 祈求主拯救(39.7-8)
- A' . 在主前的默然(39.9)
- B' . 祈求神保守(39.10-11)
- C' . 祈求主拯救(39.12-13)



兩度默然不語的境界不同。其經歷和約伯類似，甚至可說，約伯記是擴大的詩篇39篇。約伯受了大苦以後，刻意默然不語，免得「妄評神」(伯1.22)或「以口犯罪」(伯2.10)，朋友來了七天七夜靜坐，約伯不言不語，但心中澎湃痛苦，他有太多人生的問號，有語問蒼天！

Job by Léon Bonnat 1880



經過了約伯、三友和以利戶長達37章冗長的辯論後，耶和華親自從旋風中顯現，向約伯啟示人生的奧秘，之後約伯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42.6)，再度默然不語(參40.4-5)。

Job Confessing his Presumption to God who Answers from the Whirlwind by William Blake
1803~1805 at 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等我進入聖所(39.1-3)

詩人在受苦中沒有怨天尤人、沒有憤世嫉俗，也沒有自怨自艾，其秘訣是他要活在神面前。神對他而言是親密的「你」。在這篇詩裏有一對比：在惡人面前(詩39.1)與在你面前(39.5, 7, 9, 12)。只要一個人不離開神，活在祂面前，他就絕對有盼望、有人生的啟示與突破。

Hands of God and Adam (detail from *The Creation of Adam*) by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c. 1511 at Sistine Chapel, Rome



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因著敬畏神，詩人在受苦中之時，他選擇了靜默。這首詩有什麼背景嗎？他很明顯是落在神的「責打」(39.10b, עָנַן)之下，同一個字在詩38.11譯作「災病」，是重病重到旁觀者都會說是天譴。詩人此時有自知之明，他已經瀕臨被神「消滅」的地步(39.10)，面臨「去而不返」(39.13)了！這個疾病已使他想到他的人生只剩下幾何了(39.4)。

詩人落在神的管教的手下，除了疾病，還有環伺周圍虎視眈眈的敵人，他們或許用尖酸詭詐的言語挑逗他，落井下石。請問，人生至此，你會如何應對呢？約伯因著敬畏神，就默然不語；大衛因著敬畏神，也默然不語；基督因著敬畏神，在十字架上之時，也默然不語，事實上，在祂一生中許多時候，祂都靜默不語。

Ecce Homo by Antonio Ciseri 1860~80
at Museo Cantonale d'Arte, Lugano, Switzerland



然而正如39.2b所說的，靜默不語並不代表他的心中風平浪靜，不，裏面是波濤洶湧，他的心中有太多的問號。第二~三節說到在他心中有兩股力量在互相較勁：愁苦與火焰。這股火焰是從在神面前默想而有的：

「這股在詩人話語背後之火熱，是一種神聖的催促，而非他自己人性的憤怒和激動。」



今日的環境文化潛移默化我們，遇見難處先責怪周圍所有的人事物再說，千錯萬錯絕非我的錯。人人都成了律師，非常會卸責。亞當怪夏娃，夏娃怪蛇，蛇沒有聲音，牠在偷笑。

Adam & Eve by Albrecht Dürer 1504
at Morgan Library & Museum, NYC



但是大衛在萬難中來到神面前默想，他站在神的角度來看自己，問自己為什麼會有這些遭遇，為什麼神會使他遇到這一切發生的人事物。

當他默想時，心中有另一股熱火焚燒起來，叫他的心裏覺得溫暖，有光照、有方向、有力量。



詩人在第三節所經歷到的奧秘之火焰，對照以馬忤斯二門徒在主復活下午所遭遇到的經驗來看，我們可以大膽說，當人落在「愁苦」的泥沼中，他之所以能夠從其中爬出逃脫出來，是因為復活之主在我們的人生下坡路上，一路對我們說話，使我們因著默想救恩之應許，而莫名其妙地火熱起來。

The Walk to Emmaus by Lelio Orsi
1560~65 at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聽聽革流巴和友人的
見證：「在路上祂和
我們說話、給我們講
解聖經的時候，我們
的心豈不是火熱的
麼？」(路24.22) 這也
是大衛有此轉機的原
委。

Road to Emmaus (detail)
by Robert Zund 1877



詩人究竟看見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看清楚了他自己！他看見了人的本質頂多不過是受造之物，在世的時間甚為短暫；更重要的，他又看見自己裏面的罪愆。

King David in Prayer

by Pieter de Grebber 1635~40

at Museum Catharijneconvent, Utrecht



Peter Craigie在此評論：
「一個人有能力會思索關乎人生
短暫本質的問題，就透露出它是一
種在惡人身上所缺少的洞察力。
...詩人開始在自問自答(39.6-
7)了，因為在發出問題時，他已
經查覺到問題之所在了。」

Peter C. Craigie (1938~85)



突然之間，詩人恍然大悟了，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39.9) 所發生的一切事，所遇見的一切人，都是神刻意安排的，是因著祂的智慧，是出於祂的！

The Ancient of Days
by William Blake 1794
at British Museum



於是他心中的愁苦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神愛的澆灌、安慰與同在。他知道，他的人生還有棋子可走，山窮水盡之後，他只剩下一條路：「我的盼望**惟獨**在乎你。」(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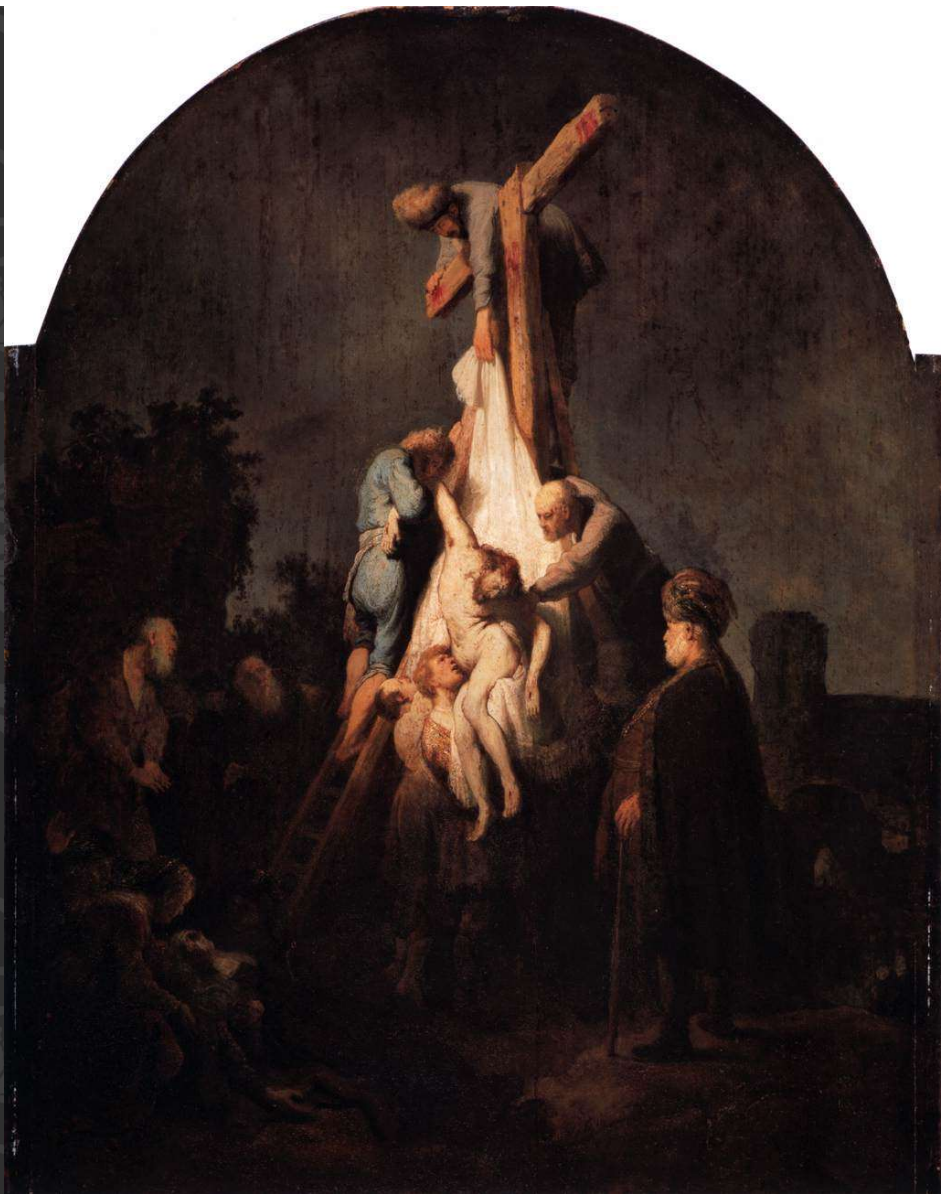
Hans-Joachim Kraus (1918~2000)在翻譯這首詩時，給這一句加了一個字：「惟獨」。原文沒有的，但是他加得真是恰到好處。



第三節是這首詩刻劃人進入聖所的經驗，和詩篇73.17一樣：「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因此大衛也可以說(73.25)，「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
by Rembrandt 1632~33
at Alte Pinakothek

那位在十架下仰望主的，
應是Rembrandt本人！



惟獨神是他的盼望。作者在禱告結束時特別說他的心情：「因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 / 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39.12de) 他的盼望不在於地上所擁有的一切，而在於神身上。「只有當他攀上山頂，他才看得見真相：人生極其短促，最重要的事乃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接著，詩人把神給他的開啟，化為他的禱告。在這首詩裏共有六個祈求，都是使用祈使語氣的動詞(39.4, 8, 10, 12x2, 13)。

求主光照本質(39.4-6)

一個受苦的人這時若有機會在神面前禱告，你想，他該祈求什麼？我們最自然的祈求當然是求神拯救我們脫離仇敵的攻擊，求神對付仇敵，求神改變叫我們為難的環境等等。但是我們卻看見詩人的第一個禱告，是求神使他看見他身為受造之物的渺小，一生有多短暫。

下頁：*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by Hieronymus Bosch 1490~1510 triptych at Museo del Prado, Madrid



第四節連用三句話來強調他在神面前的謙卑(39.4)：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
我的壽數幾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39.4)

這小段(4-6)像是傳道書的濃縮，「虛幻」(הֶהָרָה, 39.5, 11)或「枉然」(39.6)這個字在舊約裏出現73次(KJV，NASV則為70次)，在傳道書裏就出現了30次，譯為「虛空」。

All is Vanity by Charles Allan Gilbert 1892 (Woman gazing into boudoir mirror forms shape of skull.)



這是人本主義的悲哀，人將人生的意義建立在人自身上，結果就是「虛幻/枉然」，這個鑰字在傳道書裏NIV譯為「沒有意義」。它又如同「幻影」(39.6a)，其實根本就是「無有」(39.5b, אֵין)。這首詩有兩個「細拉」(39.5, 11)，放在兩個「虛幻」之後，很有意思。當人看到自己的「虛幻」的時候，為本詩譜曲的耶杜頓要我們停一下，加上個「細拉」，多思想一下人的本相。

Peter Craigie在這裏註釋得真好，他說，
「藉著開始清楚地查覺到人生存在之短暫的本質，詩人也開始取得了一個更為開闊的視野，得以在其中詮釋人生的難處和艱辛。一定要先完全地明白了它短暫的本質，[才能]衡量人生與欣賞人生。」(Craigie, 309)

這首詩還有一個重要的虛字「真是/實係」(39.5, 6x2, 11, 78)，說明他對人生透視的明亮與篤定。

網路文學，「人生的矛盾」，很有見地：

「我們有高樓大廈，脾氣卻急促得很；

我們的高速公路寬闊，觀點卻狹隘；

我們的花費可觀，所得的卻短少；

我們購買的更多；卻享受比前減少。

我們的家居變大了，家庭溫暖卻變少了；

我們有更多的便捷，卻總是時間不夠；

我們擁有更多的學歷，卻見識不足；

知識增加了，卻判斷不足；

專家處處是，卻提不出答案；

醫藥增加了，健康卻何處尋？

「我們的所得增加了，價值卻減少了；
高談闊論，卻鮮少愛心、仇恨處處。
只曉得如何過日子，卻不明白生命的意義；
加增了壽命於生命中，卻未加增生命於壽命中；
我們已登月了，和過街的鄰居卻沒有溝通。
我們征服了外太空，卻荒蕪了內太空；
我們淨化了空氣，卻污染了自己的靈魂；
我們分裂了原子，卻勝不過偏見；
我們的收入增加了，道德卻江河日下。
我們重視數量，卻犧牲了質量。」

「這是身材高大的時代，性格卻短小；
商業的利潤激增，人際關係卻膚淺；
追求世界的和平，內心的安寧何在？
休閒的時間增多了，人生的樂趣卻減少了；
我們有五花八門的食物，營養卻不在其中。
夫妻收入變雙倍了，離婚率卻節節上昇；
房屋美若皇宮，家庭卻破碎了；
我們的展視廳堂皇，存貨間卻告罄。
這一切叫我們思想：
我們的人生是否充滿矛盾？」

光中看見本相(39.7-8)

詩人問自己，他還能靠自己來解決人生矛盾嗎？他所盼望的，「難道是財富、成功、得勝仇敵、脫離逼迫，或是這樣性質的事物」嗎？不！答案惟獨在神自己身上。那麼人生矛盾其癥結究竟何在呢？伊甸園是如何變為失樂園的呢？在神面前，人要十分誠實地面對人生矛盾。他與仇敵對峙中，明白了人生的困境不是源自仇敵，而是他自己的罪孽。

Peter Craigie也在此詮釋說，
「假如生命這樣短促，而神
又是生命主要的目標和意義
的話，那麼，過犯(或罪惡)的
對付就變得很重要了；否則，
它會摧毀[人的]存在的可
能和意義了。」

Christ on the Cross between the Two Thieves
by Peter Paul Rubens 1619~20
at Royal Museum of Fine Arts Antwerp



因此詩人發出了第二個突破性的禱告，「求你救我脫離一切的過犯，不要使我受愚頑人的羞辱。」
(39.8)

這是真實的罪惡意識，詩人不僅覺得他有罪咎，而且體認到他必須全然依賴神的拯救恩典，來解決他的難處。

Christ and the Good Thief
by Titian 1566



默然求主施恩(39.9-11)

在第九節，我們進入了這首詩的下半段，又是默然不語。這回的靜默和先前的不一樣了，他的心中不再有愁苦了，只有神的啟示所點燃的火焰。這裏的「默然不語」只是對神的管教的順服與靜默，但是心中的火焰卻帶動他再發出四個禱告(39.10, 12ab, 12c, 13)。



Praying Hands
by Albrecht Dürer c. 1508
at Albertina, Vienna

第八節的祈求是求赦免；而第十節的祈求(1/4)，更深了，他懇求神停止祂管教的手！我們在約伯身上所觀察到的：一個受苦之人向神所祈求的，極可能只是祈求神不要再注意到他，就好了(參伯7.19, 14.6)。

Heraclitus by Johannes Moreelse



但是大衛在這裏給我們極其實用的例子，說明受神管教之人應當如何脫離管教。注意39.11b：「叫他所喜愛的像蟲子一樣地消滅。」(和合本小字；KJV, NASV, ESV, 參NIV) 神怎麼管教人？

第一法 是叫仇敵興起對付他，「惡人」(1)在你旁邊專門找碴，一抓到機會就攻擊你，毫不手軟，叫你苦不堪言。

第二法(10)即神藉著災病(=責打)來管教我們。

第三法即第11節所提到的，把你的最愛拿走，一樣一樣地拿走，看你怎麼樣，拿到你不得不順服下來，拿到你心痛了，俯首稱臣。KJV把「笑容/心愛」這個字譯為「榮美」，這也是神的方法，就是把你所在乎的榮美拿走，看你怎麼樣。Hans-Joachim Kraus說，「我們或許在這個畫面裏思想到，有一個痲瘋病人將他的禱告之歌，帶到耶和華的面前。」

大衛如今承認，「世人真是虛幻。」(39.11c) 箴言3.11講到一個受神管教之人向神該有的心態：「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現在大衛進一步、直截了當地向管教他的神祈求，「求你把你的責罰從我身上免去。」(39.10a) 他憑什麼這樣禱告呢？



管教和赦免不同。神赦免不代表祂不管教我們了。許多時候，赦免後，繼續管教我們。如何叫神不再管教呢？很簡單，向神證明你已經順服管教了，神管教你的，你已經做到了，學分修滿了，可以向祂申請畢業了。這是第十節的禱告。怎麼知道學分修好了呢？「聖潔上有分」(來12.10)是最好的指標。它又叫「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來12.11) 簡而言之，就是隨從聖靈，心中平安，而產生了聖靈所稱義的義。當人改變了，有了新聖潔交織在生命裏，我們才可以向神禱告，求神免去祂管教的手。

可貞(Anne R. Cousin)描寫清教徒盧得福(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0)生平的詩歌日暮沙殘(*The Sands of Time*. 1857)中，最優美的詩節如下：

祂以憐憫和審判 織成我的年代
我的憂傷的淚斑 也帶愛的光彩
領我手段何巧妙 祂計劃何純正
榮耀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大衛豈非用詩39篇來稱揚神的管教
之愛，乃愛中之愛？(參詩78.72)



淚中經歷更新(39.12-13)

大衛是被神管教足夠的人，他在第12節又補上了第二個禱告，就像神人摩西一樣(詩90.13-14)，

¹³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時呢？
求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¹⁴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Statue of Moses by Michelangelo Buonarotti
at Basilica San Pietro in Vincoli, Rome*



詩人在第39篇這裏的心情，和摩西一樣。第12節的祈求(2/4)有三層：禱告/呼求/流淚，流淚是最有效的，因它說明了真情悔改。A. F. Kirkpatrick說，「祈求有三種，下一種比前一種更為優越，即禱告、呼求和流淚。」拉比說，「沒有一道門是眼淚通不過的...眼淚[所開之]門從不關閉的。」

Golden Tears by Gustav Klimt



最後一個禱告(4/4)是最有力的：

「求你寬容我，

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心中暢快。」(39.13)

「寬容」的原文是「轉眼不看」(伯7.19, 14.6)。KJV譯為「存留」(spare)；和合本承襲之。此禱告和伯7.19的味道不同，和伯14.6者較近。這句禱告是第十節之延續。只有在神管教之手挪開了，他才有好日子可以過！因此，他請求神寬容他吧，每四十下減去一下吧(參申25.3，林後1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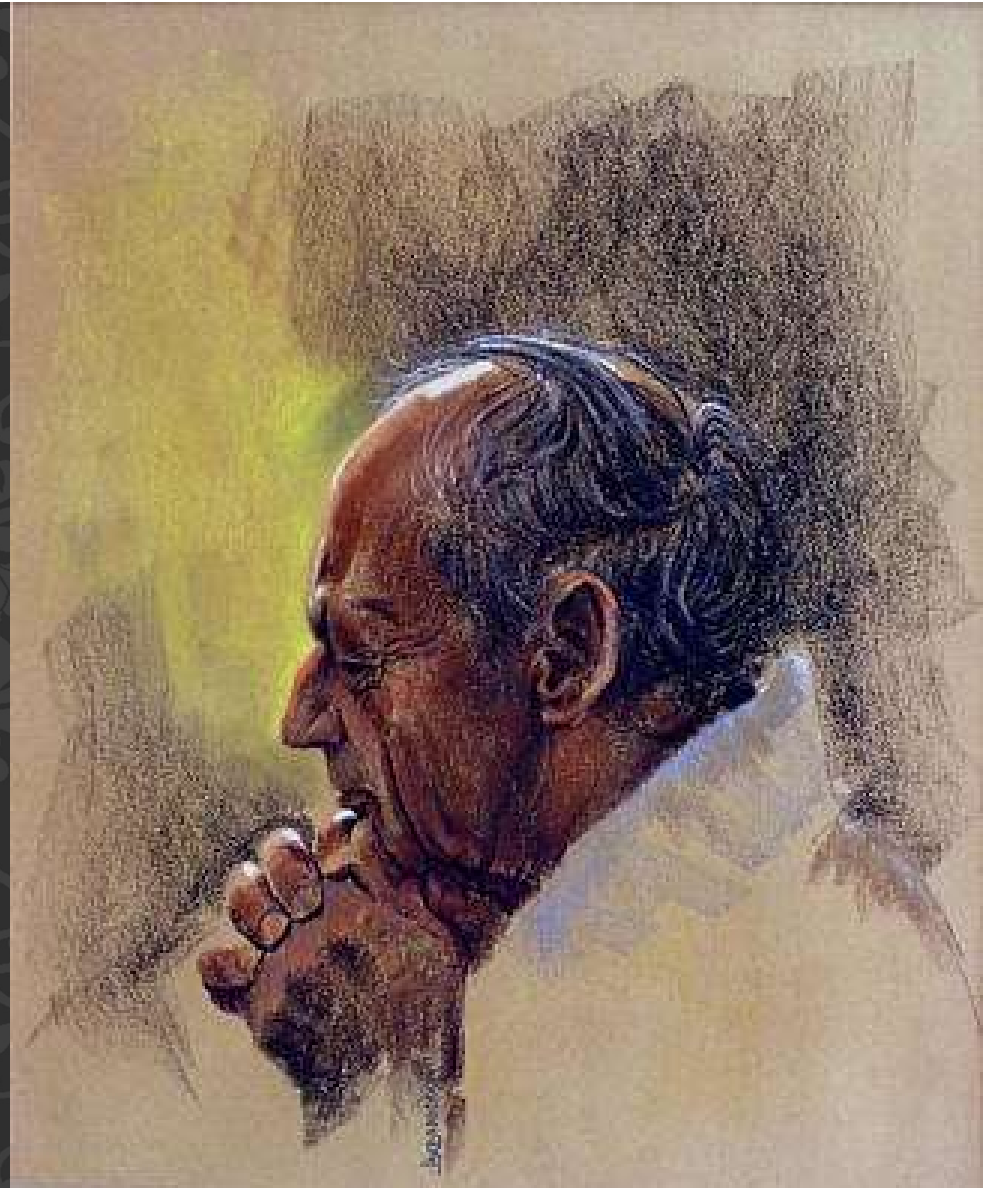
惟有如此，他才可以「力量復原」(אַבְלִיָּה)，應譯作「心中暢快/叫我喜樂」，另見伯9.27 (心中暢快)，10.20 (寬容)，摩5.9 (力強的)。這禱告也是摩西的禱告：「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詩90.15)

Burning Bush
by Sébastien Bourdon 17th century
at Hermitage



詩人在這篇詩裏問自己兩個關鍵的問題：第一個，「主啊，我究竟是誰？」(參39.4)；第二個，「主啊，如今我等什麼呢？」(39.7) 你問過自己沒有？你得到答案沒有？這是你的生活能夠喜樂的秘訣。

Prayer Hope in God by Graham Bradd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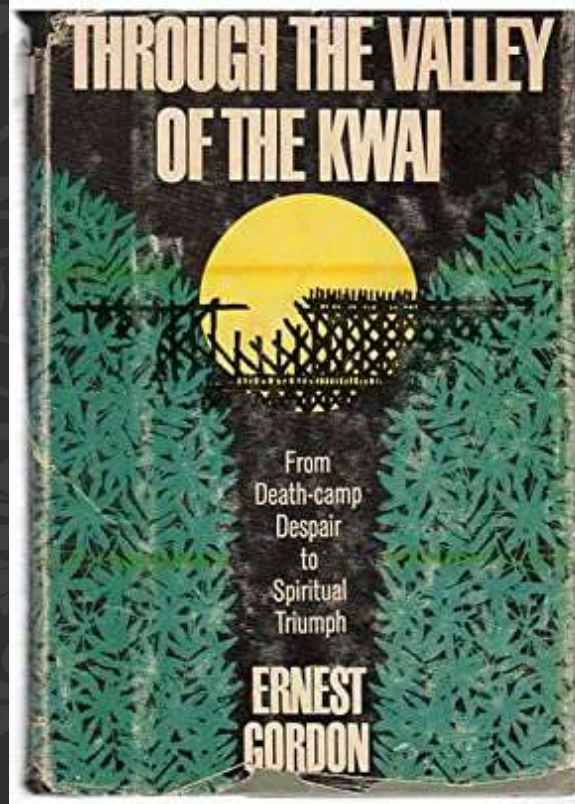
光喜樂不夠，應當效法耶柔米，眼前擺設骷髏頭，時刻提醒自己：人生苦短，抓緊時間、把握機會認識神、跟隨神、效法神、服事神。真喜樂在於事奉神。左傳魯襄公24年記：「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不跟神掛上，何來不朽？得救了有永生，是進入三不朽的第一法門。

言立功立德立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
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
左傳魯襄公
二十四年記
言立功立德立

地獄變為天堂

Ernest Gordon (1916~2002)，長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牧，他將二戰時被日本俘擄在泰國桂河大橋集中營的故事，寫成了涯過了桂河河谷(*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Kwai*, 1963)一書，並拍成電影止戈為武(*To End All Wars*, 2001)。



日本人要修築長達250哩的「死亡鐵路」，準備向緬印進軍。誰來修築呢？62,000名俘虜，Ernest Gordon上尉其一。12,400人死亡。日本人對待戰俘不人道，人要怎樣存活呢？吃不飽，沒醫藥，天氣炎熱，蚊蚋滋生，疫癘猖獗。稍有不敬，就遭毒打。苦役從早做到晚，在叢林裏披荊斬棘。只要幾個禮拜，壯者也變成瘦骨嶙峋。病了也要工作，倒下就丟在路邊。



在這樣的情形下，人性的反應會怎樣？道德崩潰！有人會偷別人食物，有的人還會向日本人告密以討好敵人。那是1944年，他們修築鐵路已有兩年了。Gordon終於昏倒了，他幾個月來已是百病叢生：瘧疾、阿米巴痢疾、腳氣病、疥瘡、白喉，最後演變為多發性神經炎，癱瘓了，被丟到所謂的「醫院」，其實就是等死的地方。

然而在集中營裏面，突然有了變化。原來是下士米勒和穆爾發起的一項愛的運動，他們都是真正的基督徒。Ernest Gordon自己身受其惠，他的性命也是他們撿回來的。這兩位下士路過聽到Gordon被宣判等死了，就把他帶離「醫院」，給他搭了一個小竹棚，將他們自己的食分些給他，輪流照顧他，並且為他禱告，求神醫治他。經過兩個半月，他居然活過來了。然而對Gordon而言，他更感恩的是兩位下士引領他找到另一種新生命。

在親身領受兩位下士的愛的時候，他體會到在他們身上有一股別人沒有的力量，神的愛。「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壹4.18) 在他們身上沒有懼怕。那股力量，邪惡侵犯不了，毒打飢餓消滅不了。Gordon明白了，落難在這個集中營，他們要存活下去，只有一條活路，就是人人要活出這樣的愛，否則就同歸於盡。

理想歸理想，當Gordon復元到最後階段時，米勒下士勸上尉培養這種愛，沒想到Gordon居然大發牢騷說，「這裏是人間地獄，活著有什麼意義呢？」米勒從容地介紹一首小詩給長官；這首詩將生命的意義詮釋得真好：

「我尋覓我的靈魂，
 靈魂蹤跡不見；
我尋覓我的神，
 神避不見面；
但我尋覓我的弟兄，
 三者都到眼前。」



Gordon病好以後，有人就請他領導查經班。他自以為信仰薄弱，從前也是不上教會的。如今大難中遇見主了，可是比起其他的難友，自愧弗如。聚會起初只有十幾個人，一下子就增加到幾十人，後來有幾百人。他們查經並且赴諸行動，組隊幫病人按摩，恢復其肌肉機能。有人夜間去營外找基督徒求取食物，漸漸有多些食物。有人製作義肢幫助殘疾者。有人製作「樂器」和藝品，可以演話劇。他們也造了教堂，最顯目的是粗陋的十字架，成為所有難友的中心和盼望。

1944年聖誕節是難友們一生難忘的一日，他們舉行了特別的禮拜，紀念救主的降生。他們學習了耶穌的捨己為人，並用那樣的精神來過日子，在祈禱時多多為人禱告。他們行過死蔭的幽谷時，也不怕遭害。有次在他們的禱告會上，一位弟兄帶領大家一同唸主禱文。唸到「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時(太6.12)，大家都停頓了，只聽帶領者一個人的聲音。於是他就再唸一次，這一次，成百的人才跟著他唸，有人哽咽。這個場景叫Gordon終生不忘。

集中營擁有的幾本聖經是寶，人人傳閱。最奇妙的是他們恨日本人的心淡薄下來了。這時的中國遠征軍與日本作戰已接近尾聲了，日軍大敗。有一天滿載日本傷兵的火車從緬甸前線抵達，沒等上尉下令，他們就逕自走上替日本傷兵洗滌傷口，傷兵的景況太可憐了，傷口爬滿蟲蛆。他們甚至把口糧分給傷兵吃，以行動證明了他們的**心中無恨**。不久，二戰結束了，日本戰敗，使日本人大惑不解的是，這些英國俘虜們沒有報復，只是唱讚美詩歌，響遍了叢林之中。

兩位下士在二戰結束前，都被日本人整死了。米勒被解往日本，中途患病死在船上，海葬了。穆爾受盡折磨，日本人整他不死，最後索性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Gordon上尉在戰後憬悟到神的呼召，成為傳道人，在普林斯頓大學長年擔任校牧，教導青年學子什麼才是人生最高的意義。

Martyrdom of Saint Andrew by Juan Correa de Vivar 1540~45 at Museo del Prado



在這條死亡鐵路的修築中，這群俘虜中有不少人尋覓到他們的弟兄，同時也尋覓到神和永生。

這是他們人生的啟示錄，認識了自己，認識了真神，也找到了他們一生該走的道路，立德、立功、立言，乃真正三不朽。



~End~